『我真的老了!』

王秋女

一大早,我妈给我打电话,一接起来,就听出她情绪不对,忙问怎么啦?

这几天,小外甥小羽去广州某大学参加研学活动,我姐就借机带着我妈一起去广州玩。我以为是我姐又惹我妈生气了,来跟我吐槽。结果我妈一开口,就是一迭声的自责,我听了好一会儿,才弄清原委。原来他们一起乘地铁,早高峰,很快三人就被人群阻隔开来了。到站临下车时,有位年轻姑娘递给我妈一张身份证,问是不是她丢的。我妈看身份证上的头像,好像不认识,想看看名字,但她是高度近视加老花,身份证上的小字根本看不清。这时,我姐隔着人群喊我妈,她急着下车,来不及细看多想,下意识地摇头说不是,就匆匆忙忙地挤下了车。等小羽口袋背包翻腾了老半天发现身份证丢了时,地铁早就开走了。

想着刚刚失之交臂的身份证,我妈就开启无限循环的自责模式。先是念叨着自己眼神怎么就这么不好了,连亲外孙都认不出来;又哀叹老花得太厉害了,身份证上的名字根本看不清;最后逐步复盘,抽丝剥茧地分析说自己当时即便一下子没认出来,也可以先不要急着还回去,等下车后再仔细辨认……复盘到这儿,我妈更失悔了,不停地重复说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可以这样操作呢?最后,她一声哀叹:"唉,我真的是老了,脑子反应不过来了!"

听到这句话,我的胸口突然闷了一下。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涌上心头。

妈妈竟然说自己老了!

其实客观上来说,今年77岁的妈妈确实是位地地道道的老人了。她的身体一直不错,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平时和我们一起出去玩,走得比我们还快,劲头也比我们足多了。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去迪士尼,众所周知,那可是最费脚的地儿,一天下来,我们都喊累趴了,妈妈却是全程兴致高昂。在排队等"创极速光轮"时,妈妈很兴奋,一脸的跃跃欲试。我看着头顶呼啸而过的光轮摩托,听着游客们响彻云霄的尖叫声,还有同行朋友的提醒,这才后知后觉地担心起我妈心脏会不会承受不了,好说歹说才哄着她放弃体验这个项目。

可能是亲妈滤镜太厚,越是朝夕相处的亲人,越是察觉不到她的变化,包括她的日渐衰老。所以在我们心目中,总是觉得她没有老——当然,也是在潜意识中抗拒接受妈妈老去的事实。

而妈妈呢,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她个性要强。年轻时的要强,是体现在工作上的认真负责,迎难而上绝不服输上;而现在的要强,则体现在她的不服老,或者说老而不自知上。她说话快人快语,做事风风火火,来去如风,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什么都可以靠自己的独立女性,万事不愿求人,给人添麻烦,即便是我们子女……

但现实中身体机能的衰退、反应能力的迟钝和自我认知的偏差,其实很容易让她受到伤害。譬如好几次她因为急匆匆地赶公交车而扭伤了脚踝;有时需要在吊柜里取点东西,她拖过一把椅子就要踩上去;超市里采购了一大堆,也不让人送货,自己吭哧吭哧地拎回来……

而我们,也经常忘了妈妈已经老了。想吃妈妈做的海鲜炒粉干了,打个电话过去撒娇:"妈妈,我中午到你那边吃炒粉干,你早点准备哦!"临时加班,又给妈妈打电话:"下午帮我接下孩子,再给他做个饭,还有作业你帮我盯一下,英语要视频打卡的,千万别忘了哦!"……

我们总是这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妈妈的照顾,总以为她还是当年那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却忘了她才是最需要被照顾的。

偶尔也会发现妈妈老了,譬如在跟团出境游的时候,被要求提供体检和健康证明;再譬如我们都是164厘米的身高,但现在并肩而行时,我能很轻松地搂住她肩膀,显然她的骨骼已经开始萎缩。瞬间的心惊之后,看着仍然活力满满的妈妈,我们就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已经老去的事实。

而今天早上,这一句"我真的老了!"击碎了我的厚重滤镜,让我看到了妈妈真的已经老去的现实。我默默地听着,喉头微微有点发哽。这一刻什么安慰都是苍白的,我只想能抱抱她,对她说:"亲爱的妈妈,老了真的不可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令人开心的是,第二天,广州地铁公众号的失物招领上就登出了小羽的身份证。妈妈的心情立刻大好,似乎忘了昨天的那句"我真的老了"的感叹,开开心心地继续之后的旅程。

但这次,我们记住了!

半潭秋水一房山

周龙兴

山水入秋,秋山复秋水,别是一番清秋味。

明代沈周《秋山读书》是一味。纸色略泛黄,自有一种秋天的况味。设色山水,坡石以赭染,木叶或绿或赭黄,更见秋意。草木掩映后,一高士青衣长衫,持卷坐于坡上,俯仰间若有所思。左上角自题一诗,"高木西风落叶时,一襟萧爽坐遥遥。闲披秋水未终卷,心与天游谁得知。"见山不见水,秋水藏于题画诗里,诗画合璧,山水映照。我尤喜这首诗,若我来评,诗第一,画其次,书又次之。秋山读书,萧爽而坐,闲披秋水,心与天游,沈先生的山水襟怀可见一斑。

刘禹锡"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是一味,为诗人参观友人新居时所作。忽然忆起某年深秋在皖南自由行,离开熙熙攘攘的宏村没多久,就被路旁山间村落的几棵柿子树吸引,停车,缓步拾级而上,溪流潺潺、雾气氤氲。木叶零落尽的柿子树上一个个成熟的果实红彤彤,衬着一旁的粉墙黛瓦马头墙,最是梦里徽州的韵味,我赶紧拿出相机拍了几张。镜头稍转下,是另一处马头墙,见墙外青山数重,墙内流水几曲。那一刻刘禹锡的诗从纸上跃然眼前。

苏州刺史例能诗。刘禹锡做过苏州父母官相信很多苏州人都不甚清楚,我们熟悉的是"姑苏诗太守"白居易。苏州的秋天,最让人惦记的是城西的天平山,而说到天平山,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范仲淹,还是白居易。他主政苏州期间,喜欢去天平山,还经常边游玩边办公,更留下了一首七言唐诗,让天平山可以媲美其他名山大川:"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晚唐李洞"看待诗人无别物,半潭秋水一房山"也是一味,出自《山居喜友人见访》。诗人山中闲居颇寂寥,有客人来访,十分欢喜,自我调侃之下有一份别样的真诚:别看我这穷诗人家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我可将秋山、秋水这样的美景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您啦。

绿水青山,是画意诗情,也是金山银山,诗人历来都是谦逊而富足的。

再说下天平山。后来因先祖葬在天平山东麓,范仲淹得以结缘天平山。明万历年间,范仲淹第十七世孙、福建布政使司右参议范允临弃官归苏,将从泉州带回的诸多枫香树苗植于天平山,开始了后世繁盛的天平之秋。秋山净,秋水瘦,深秋时分的天平山却很热闹,山上溪流山泉而下聚成的十景塘里一池秋水倒映出的不仅有一座秀丽吴山,还有灿然红霞。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半潭秋水一房山"。

半潭秋水一房山,也让后来的苏州园林主人们豁然开朗。园林主打山水,所谓叠山理水,非一日可行,一蹴而就,园林需要养。数载成园子,山不似山;数十载匠气慢慢褪去,草木葳蕤;至百载山林气渐佳,山俨然真山,"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方成名园。半潭秋水一房山,是时光沉淀后的水到渠成。

拙政园中部花园荷风四面亭上有一副对联"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春夏秋冬,花木山水,名园的万千气象,一联以蔽之,妙哉。相反,环秀山庄是截取的秋色一角,园子不大,游人很少。简简单单四进院落,风景自清嘉,有画舫补秋,奇峰环秀。环秀山庄以山为主,以山为名,假山为清代叠山大师戈裕良所作,独步江南,山上一亭名"半潭秋水一房山",秋日最宜于此持卷,秋山读书,闲听桂子落山涧。

当年『胜利』看电影

曹振华

日前经过海宁路乍浦路,见胜利电影院已改造完毕。这家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如今不是一拆了事,而是保留原来建筑文化元素、历史风貌,重现海派电影文化的传统风范,使人惊喜。仰望"胜利"的身姿,当年在这里看电影的情景,犹如银幕上的闪回,化入回忆场景中。

那些年月里,家离胜利影院不远。影院大门开在乍浦路海宁路口,进去底楼是售票处和观众休息厅,厅内有电影剧照,还有著名电影演员肖像照供观众浏览。二三楼是放映厅,内有500多座席。厅内装饰较为华美精致,顶部和周围墙面都有花纹雕琢。读小学时,学校里组织看电影,除了去附近国际电影院和解放剧场,主要就是"胜利"。我平时积些零钱,也喜欢去"胜利"。那时的电影多是黑白片,记得有《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三进山城》《停战以后》《古刹钟声》等。读中学时,"胜利"也放映译制片,也都是黑白片。难得看到几部彩色的译制片。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文革"中大批影片成"大毒草"被打入冷宫。胜利影院门楣往年那"满"字霓虹灯时而开启、影院周围等退票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小摊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的场景消逝不再。"文革"后期,文艺政策有所调整,陆续上映了几部新故事片。那年炎夏的一个晚上,我同女友在"胜利"看了一部新出不久的《海霞》。影院门口海报上写着编剧谢铁骊。这位不是遭批判的"坏影片"《早春二月》的编导吗?由他编剧,《海霞》有"戏"了。影片让我们初识了新演员吴海燕,又发现了老演员陈强,这位演黄世仁和南霸天出名的老戏骨出人意料在片中扮演老渔民。想到老演员能复出,预示着文艺政策调整落实,还将有不少老艺术家会重新亮相,让我们满怀欣喜的期待。看完《海霞》,从冷气开放的场内出来,外面暑气蒸腾,我们赶紧直奔对面饮食店买刨冰解暑降温,顿觉凉爽许多。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文革"后,一大批影片重见天日。胜利影院的排片表和门边的海报又热闹起来。虽然这些影片"文革"前都已看过,但再度在"胜利"里同久违的"石东根""李双双""萧涧秋""林道静""李向阳""马天民"等见面,难免百感交集。一大批译制片也重新上映,新的译制片又如潮涌现,百花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胜利电影院的"客满"大红灯光不时亮起。那时我在厂里加班积下的调休单都化为电影票,做"胜利"常客,与"国际"为邻,入"解放"之门,进"群众"之中。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期待这座老影院在美好的季节里,焕发新生!

暹罗船面

崇 辉

到上海小住,朋友带我去吃泰国菜,鉴别一下是否道地,招牌菜叫暹罗船面。我很迷惑,在泰国生活了快十年了,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吃食。要了碗尝尝,明明就是"贵刁"(米线)嘛!

翻开菜谱一看,英文:SAYAM BOAT NOODLE(暹罗船面),哑然失笑——这是不明就里的西方游客,看到以摇船方式贩卖的泰国米线,感到很特别,信口而来的旅游语言。普通的泰国人根本没有暹罗船面的叫法,就叫作"米线",且还保留着"米线"闽南话的读音"贵刁",说明着它的来源。

暹罗是泰国的旧称。沿着水势盛大的湄南河开埠的曼谷地区,是河网密布的码头。在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这里讨生活的华人,从家乡带来的厨艺技能,是一项重要的生活资源,而摆摊卖饭也就成为他们一条重要的谋生之路。如今,他们带来的粥、猪脚饭、米线及海南鸡饭等,已成为泰国人日常饮食中的一部分。

与挑着扁担一步一颤悠、走在早路上沿街叫卖的海南鸡饭相映成趣的是,泰国米线的贩卖者,摇一叶扁舟,慢慢悠悠地停靠在码头边,而食客往往匆匆忙忙地跳上船去,在摇摇晃晃中,稀里哗啦地连汤带米线一大碗下肚。西方游客感觉新奇,按照他们的观察和语言逻辑,把这种很平常的饮食,叫成了"暹罗船面"。继而,发展出沿着湄南河坐船观景、临风吃面的观光项目。

现在的曼谷,观光景区之外,虽然不再采用驾船的方式贩卖米线了,但还会发现一些店铺改造了前辈遗留下的船,将小舟用金属架子支起来,再在架子下安装四个小轮子,放上煮面熬汤用的锅,摆在显眼的位置,成为老字号最好的招牌。而大一些的船,直接固定在河沿边,改造成专卖泰国米线的餐厅。这样的老字号都保留着小舟贩卖的仪式。江湖凶险,水上讨生活的风险比旱路大了许多,所以,他们每天开门营业的第一件事,便是焚香祭拜天地,将香插在船头祈福,然后用托盘托出贡品,摆在船头板上祭祀神明。

"暹罗船面"这样"出口转内销"的词汇,也是全球化带来的有趣的文化旅行现象之一吧。

夜泊 侯伟荣 摄影

七夕会

生命的雨

欢 欢

连下了好几场秋雨,今年的秋天仿佛来得格外早。比这雨更早知道凉意的,是最近关于生命的一些思绪。

一个同事,三个月前体检,被查出患有急性白血病。上个月初,在医院治疗中突发脑溢血过世。从知道体检结果到去世,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让人不禁感叹,"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同事前几年结婚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他的婚礼,当时拍的照片还存着,一个幸福小家庭的回忆。现在年轻的妻子失去了丈夫,还有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再也没有了爸爸的疼爱。在工作上,他之前是比较拼的,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畅想过的未来,都随着生命的离去而烟消云散了。

又想起前不久离开的歌手李玟。小时候有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宝莲灯》,主题曲《想你的365天》就是她唱的。那段时间大街小巷经常听到她的歌曲,除了《想你的365天》,还有《好心情》等,就像夏天里迎面扑来的风一样热情。所以,当听到这个消息传来,大家都不敢相信:看起来那么阳光、快乐的人生,在那耀眼的光环之下,却是局外人看不见的伤痛和压抑。

曾经我很疑惑,昆虫和小鸟从出生后,就一直忙着填饱肚子,生养后代,直到死亡。有的终其一生也就几十天或几个月而已,这期间几乎都处在饥饿的边缘,似乎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它们这样忙碌的意义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直到看了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才解开了心中的谜题——各种生命都是基因用来繁衍复制的载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繁衍后代、传递基因,每一代好好地活着就是生命的意义。

对于全体人类来说,传递基因是重要的,但对于个人来说,活得幸福、快乐、充实,才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去丰富我们的人生,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尽量回避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毕竟生命只有一次,要活得够长够精彩,尽量不留遗憾。

所以,我也默默地在心里告诉自己:

珍惜当下自己拥有的,调整心态,少去和别人攀比,把欲望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来选择未来的生活。

珍爱亲朋好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生活的关键。不要去试图改变身边的人,多些表扬,少点批评,影响大于劝说。

珍重身体健康,多运动,好好善待身体。虽然善待与不善待,短时间看不出来,但是等年老以后,一定会有巨大的区别。

张晓风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生命有时候就像一场雨。"你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地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生命中什么时候会下起大雨,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可以决定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淋这场雨。

健康